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臞軒集卷六

宋 王邁 撰

啓

按此卷起自丙子再薦至  
初蒞潭州觀察推官作

丙子再薦謝太守啓

少而好賦嘗見齒于賢書壯當封侯尚何顏于文屋偶  
辱明有司之選重書新進士之名况弟子之賢于師既  
叨首薦而他人不如同父又獲聯名人稱之以為美談  
已當之獨有慚色伏念某筮表晚出門戶早衰綴文幾

至于嘔肝苦學惟知于嘗膽十年以前之志豈信富貴  
之在天累戰不利之餘方知窮達之有命開門授業仰  
屋著書謂若無所用于一時亦將垂不朽于千載屬槐  
花之近目陡覺激昂認楊葉之舊穿未知中否賦不工  
於吐鳳墨誤點以成蠅設非以後場而見收幾乎為文  
衡之所棄荆山之璞獲售合浦之珠復還親望因得以  
少寬朋舊亦憐其纒遇請言僥倖豈有夤緣茲蓋伏遇  
某官宗主斯文之盟作成多士之氣治平有第一譽已

徹公車舉送餘四十人親為勸駕致令么麼再預甄收  
某敢不益加駑鈍之鞭勉赴功名之會天其或者道之  
行歟鴈序聯飛佇見齊名于鴈塔龍門高遠未知誰占  
於龍頭

謝省試參詳林員外啓

升堂拜知己之恩綈袍已敝入邸辱贈言之寵華袞非  
榮竦觀揮灑之雲煙深懼取將於雷電書紳起敬藏筭  
為珍竊以遇合之難古今所嘆必大人君子喜士素根

於天性故後生晚進委身願出於門墻况有如師生名位之絕嚴鮮能略世俗禮文而相接必有卓犖不羣之彥方受特達殊常之知如某者地寒無媒天賦不腆少而有志恥隨餘子以浮沉壯不如人安得名公之印可曩緣行役得拜宗師出名駿之圖以華其歸灑飛鸞之筆以飾其陋口共心語願托身爐鞴之間人欲天從果定價權衡之下嘗懷漫刺以晉謁輒辱閤人之見辭自蒙恩錫第以來至東擔言歸之日念不違函丈而徑去

將歸白庭闈以何辭甫爾摳衣便蒙倒屣畀以名章之  
獎借增其行色之光輝得此於常人不足誇受知於名  
世何其幸昔韓昌黎送牛堪登第之序至忘師道之尊  
蘓東坡謝范公校文之書或動鄉人之喜久無此事今  
在我公茲蓋伏遇某官前輩典刑斯文宗匠流落人間  
之述作特泰山一毫芒之微提携天下之孤寒有大廈  
千萬間之庇致令么麼辱在品題某敢不尊其所聞勤  
乎未學文章末技粗承交臂之傳節義大閑當勵立身

之戒

謝陳侍郎立縣學續登科記并書啓

賜袍文陞躡居桂籍之上游記美鄉庠重費荷囊之妙  
墨人覽光而驚訝已拜賜以凌兢竊以周制既遠於賓  
賢唐科莫榮於進士舊蒲陽實維一縣始隸於刺桐之  
州翁承贄為第四人時日以探花之使至我朝而為郡  
以多士而得名或立鰲頭或稱龍腹科固多于居甲名  
未見于列丁必有異能方叨此選如某者才疎不韻學

淺無根少嘗有志於功名壯乃自憐於蹉跎賣文為活  
浪傳錚佼之虛聲作賦逐貧贏得揶揄之一笑聚子衿  
以授業緩農圃之謀耕條驚骨骼之已成漸覺頭顱之  
如許再偕秋計始綴春官輩試昕庭敷陳奏牘空臆盡  
言而無隱轉喉觸諱之不知雖清朝許罄其愚忠而時  
好或譏其過許及竦臚傳之聽果輸鼎甲之先射楊葉  
數千人皆始期於巧中隔蓬萊三萬里恨未學於飛行  
親望固得以少寬友論猶為之不滿惟是自知量力之



審焉敢有怨勝已之心及遠道之來歸荷達尊之獎借  
濡墨發揮於妙藻命卿植立於堅珉援引前修激昂晚  
學金如山莫償一時之直亶謂至珍丹點鐵而費九轉  
之功豈非榮遇茲蓋伏遇某官受天間氣作地行仙游  
戲詞林執千古文章之印周旋禁路極三朝簪紱之榮  
身如一葉之輕名有九鼎之重滄浪把釣冷看舉世之  
浮沉雲岫岸巾一付無心於出處紉蕙蘭而覓句餐杞  
菊以怡顏十三人之會洛陽孰比潞公之耆壽九十歲

而為周相行看衛武之經綸將天下善類所賴依歸而鄉曲寒峻先叨齒錄其敢不勉所未至聞之斯行誓堅素節之冰霜無負高評於月旦仕惟行義決不為溫飽之謀實必副名當敬佩丁寧之訓

謝殿試編排官聶侍郎啓

數先執于慈恩之塔稀若辰星稱門生于道德之鄉恍如霄漢昔登堂不果恐涉營私今假道遄歸將何辭謝借飭尺箋仰呈丈席恭惟某官日未東即收于巍第江

以西莫著其大名詩社揮毫妙思源泉之出地昕庭抗  
疏精思皦日之在天不由介紹而結主知徑躡清華而  
登從橐刺裁國用鄙夷管晏之近功經畧中原隘小孫  
劉之故畫詳審乎事機之會更閱乎理義之多謂如根  
本之先強則于恢拓也可待蓋知彼而不知己皆料敵  
之淺謀必能發而又能收乃濟時之遠畧屬北方之警  
未息而西州之變復興人方憂蜀道之難公往為雪山  
之重至則事權之牽制加之饑卒之跳梁身持尺檄以

直前惟知死節神叱的盧之一躍遂獲生還浮言何傷  
乎日月之明雅志已抗于煙霞之表携諸郎于謝墅會  
名勝于午橋耆英之會狄公方春秋之未艾中國即相  
司馬寧朝暮之少淹伏念某殖學代耕賣文為活元龍  
湖海之氣少也勃然司馬山川之游今其倦矣為有阿  
彌之養漫從舉子之勞兩玷鄉書一塵春榜迨奉黃廷  
之對空臆盡言不知書生之踈轉喉觸諱痛國論之未  
一閱邊釁之方開惜諸將多陷讒言乃援子儀之事議

宰相當存大體恐貽王吉之譏雖清朝許竭其愚衷而  
時論或譏其太訐發矢將穿于楊葉及的輒差乘舟已  
迫于蓬萊為風引去向非借九鼎之力當不止三籌之  
輸副本既不上于中書賤刺亦羞通于光範至謝知已  
皆後眾人俯仰何心升沉付分謂今得斗粟之祿可以  
無饑豈不勝布衣之時難乎一飽茲迫瓜期之戍方登  
荷索之門如亮其今日之來非為炙手當賜以片言之  
誨庶使書紳此身已託大治之中他日冀軫遺簪之念

但不負于素學是謂報于異知雖禿千毫莫殫一感

見江西真帥啓

平生漫刺懶趨金張許史之門墻遠戍遷車願識杜范  
歐韓之人物雖匪在受察受容之數實久勞起敬起慕  
之誠謀三釜粟之未皇持一瓣香之為急竊以百年榮  
悴同歸于盡萬世議論有是與非想孔光張禹之諸人  
尚有餘臭讀李膺杜喬之諸傳至今耿光方當淪胥於  
流俗之中而有特立於時賢之表稍具識見皆知依歸

恭惟某官大明若揭日月而行細行亦通神明之奧明  
體達用傳心程氏之諸書開誠布公尚友孔明於千載  
在閨門則怡顏養志立朝廷則正色責難鯁論危言興  
起南渡積年之弱忠肝義膽對越列聖在天之靈

原本  
闕

通湖南葉帥啓

輟文昌之座以帥藩稍緩名歸之命着從事之衫而入  
幕得為末席之賓以明公一日之去留卜賤子終身之  
遇否仕莫重乎始進天固使之有依恭惟某官氣大而

養以剛道高而立於獨渠渠孝行每興感於蓼莪皦皦  
科名曾收功於藥籠守命義之大節為出處之宏圖鳧  
舄橫飛駕行增重考容臺三千禮司絕甚閑為冊府第  
一官采芸有味方在開禧嘉定之際是為君子小人之  
交一賢莪豸以當前衆正得興而交賀直聲大振雷轟  
電擊於姦未去之先元氣不傷風恬雨霽於事已定之  
後紬祕史於金匱石室導正學於廣廈細旃履聲上迫  
於雲霄斧繡下臨於闕閭利源竭矣誰能寬之一分仁



人恥之不待去於三宿此舉盈庭之色動未幾前席之  
思深爰屈台斗之光俯照沙星之分潭府甚淳古分少  
陵嶽麓之清客堂喜空涼和吏部湘川之句政成而棠  
陰密訟簡而鈿筩稀然當遠郊營壘之相望豈容明堂  
梁棟之小用右諸道之奏最隱若長城左一席之久虛  
行膺顯冊伏念某晚未見道窮坐為儒百戰蟻酣敢望  
錐囊之先露一朝臚唱濫叨鐺脚之後塵父穉尚青而  
復還母髮已白而待養若以苟祿仕則僅可漫不知悞

辯者為何幸以部封下之舊民而為油幢底之新吏始  
仕曰筮或者即初而覘終事長必忠焉敢以順而為正  
惟矜其臭味之似而許以幘幪之歸庶道官箴可諧親  
養烏公鈇鉞之下倘見禮於溫生和相衣鉢之傳竊有  
心於范質瀆尊冒昧拊已凌兢

賀鄒帥給事啓

綠邸藉綸紅牙易閭煩公護太子久焉思羽翼之功借  
君重淮陽示以歸禁闥之漸相靈起舞嶽后前驅恭惟

某官道傳至聖大賢之心文績先秦古書之脉虎榜首  
登鳳池身到固地位之宜然鰲頭寵重鶴髮思深尤人  
生之鮮儷付科名於餘事守節義之大閑方鼠穴權門  
趨者成市而螭坳直筆屹然如山及調更化之絃時方  
多事獨衛出疆之璧義不辭難入還班行進掌封駁誰  
不批勅鮮有如何郊之力爭因此結知故每見鄒浩而  
輒喜居中未久丐外即行國事日新比貞觀初年之何  
若君子一去覺貞元朝士之無多心戀闕以常丹髮憂

邊而漸白惟有甘棠之蔽芾遠到海頭最宜叢桂之婆  
娑久留春脚歡聲無地可著最課為天簡知太史夜占  
喜長沙之星見行人朝發趣衡岳之雲開寶閣陞大學  
士之班輕車奉太夫人之養衆皆爭先而稱賀僕知大  
用之有階蓋當夷夏消長之交未決戰和依違之策春  
秋復讎之義大乃素學之欲行英俊在朝則本強正善  
類之所屬有以中書何無寇公為問者當以吾國即相  
司馬而答之初立本竒更好黃花之晚節儻來不計直

垂汗竹之芳名伏念某讀書不多合世更寡比奉槐楓  
之對空臆盡言不知草茅之踈轉喉觸諱甘輸三籌而  
不悔僅忝一命以進身冬已及於瓜期夏方趨於蓮幕  
始仕曰筮或者即初而覘終事長必忠安敢以順而為  
正竦聞元帥來鎮此方幸以隣壤之諸生得為油幢之  
末吏雖素於左右本無介紹然見之方冊不昧平生况  
進士題名既接鳳雛之武而小人有母敢希燕喜之榮  
儻推老吾老幼吾幼之心當無中不中才不才之間曲

憐臭味俾託旃幪待我不以衆人倘少垂於異眄因主  
可以信客竊自激于懦衷

上王侍郎啓

少而抱槩久瞻魁宿于璇霄壯也彈冠行覩德星于珂  
里雖素於左右殊無介紹然見之方冊不昧平生敬飾  
訥詞僭干嚴分恭惟某官任重而道之遠表粹而衷則  
剛方在韋布之時已負搢紳之望紫府點頭碧雲章句  
號閭苑之謫仙素王喜色黃甲科名協湘川之佳讖別

蠹芸館含香錦闈翠節朱轡幾沛黍苗之雨紫薇紅葯  
曾依香案之雲方為景從以小留乃厭承明而丐去十  
連為帥力蘇凋瘵之氓五嶺皆炎變作清涼之景胡然  
為衆所忌正坐其名太高一壑來歸六丁莫挽髮為憂  
邊而半白心思報國以常丹寇公不入中書莫答氊裘  
之問裴相方遊綠野其如柱石之哀佇下綸音徑司國  
柄伏念某弱殖學貧只賣文固嘗感慨于事功其奈  
間闕于場屋大廷對策妄陳憂國之孤忠末第書名何

惜避人之三舍來傍蓮池之漫仕已驚瓜戍之過期胡  
遲其來蓋恐素宦之無譜或贊其決以有達尊之可師  
惟願矜憐臭味之同庶有終始所懷之托俾遂親養得  
逭官箴楊儀之無材力之可稱正深凜凜宓子賤待老  
成而後決尤切拳拳

上趙漕啓

汝陽真天人久溯高風于臺表湖南多賓客乃容下士  
于幕中以拳拳尊敬之年深而僕僕趨承之日淺撫躬



幸甚投贄先之恭惟某官氣蓋諸公眼高四海守清獻  
之節風流醞藉之猶存游晦公之門師友淵源之甚正  
自摘髭而收巍第即榮足而上華途一進屬于曲臺洵  
陞班于列寺仗正論以主天下之善類持定論以決國  
中之大疑皦皦然特立而獨行謏謏者旁觀而相忌把  
一麾于漳水即日請行渺萬頃之恩波至今遺愛猶摘  
徧持于三節平反最審于五刑太倉粟紅以義為利園  
靡草綠使民不寃此皆平生學問之設施是以所至規

模之卓偉况西北之妖氛未洗而東南乃財賦所須萬  
竈雲屯千艘雷動咄嗟辦事已通木牛流馬于淮甸之  
區慷慨澄清直掃封豕長蛇于河洛之表使盡忠為國  
皆執事比則何至以賊遺君父憂給餉第一功論封當  
先于蕭相弄印凡累月熟視無易于趙堯伏念某地寒無  
媒天賦不韻精神耗于半生之燈火習氣磨于百戰之  
文場叨第僥踰繆處陳樓之右量才短闇慚非溫石之  
流父種方青而獲還母髮已白而待養駸駸迫戍凜凜

面墻居常慕我公于方冊之中今乃陪屬吏于旌麾之下惟俯憐于臭味庶稍逭于譴呵未識劉士安已習教條數千里之外既見趙文子或陪筦庫七十家之聯

上陳漕啓

伏審庾臺奏最計傳陞華昔長沙星聚之年翹英金甲今衡岳雲開之旦增煥綉衣黃緣三紀之符鼓舞百城之下敢裁吉語敬候前驅恭惟某官表粹而裏則剛人今而道則古出處語默安行大易之中清任和時見謂

聖人之耦及直明昌之更化不緣介紹以立朝士如羣  
蟻之慕羶皇皇人爵公若飛鴻之避弋落落權門不然  
胡勇退于中流而乃甘斜飛于外補重湖千里在天一  
方發廩賑民志慮固詳于田里乘軺察吏精神鎮壓于  
山川歡聲溢于道路之口碑實政紀于山林之野史時  
適轉輸之擇使重其權乃重其人上知斂散之有方易  
其節不易其地惟是歲饑人困川竭谷虛節以制而弗  
傷財乃執事平時之素學不斂民而足用度亦前賢此

地之遺規惟人心既久于相孚雖皇華未至而先喜福星照耀非一道之宜私時雨沾濡又四方之屬望伏念某癡惟嗜古樣不入時每持直道以事人安敢大言而忤世諸大夫之唯而周舍之諤見者忌之一齊人之傳而衆楚之咻嘻其甚矣方未見先生而親炙深有疑或者之肆讒及三薰三沐以來前荷載笑載言而加拊既有師門之歸倚何虞宦路之險巖寒士之依主人倘許一瓣香之請小人之有老母庶諧三釜粟之謀

賀陳倉啓

比從郎省出建庾臺帝曰湖南九州之民其生寡遂公  
為江左諸賢之望宜往周諏嶽后擁英蕩以前驅湘靈  
聞先聲而起舞恭惟某官道高而立於獨器厚而養以  
和學易通神三畫曾吞於天上著書擬聖六丁屢下於  
人間雖場屋之文而金石可鐫自科第之後而燈火不  
輟徘徊州縣綿歷歲時所至皆清而人推高在我者大  
而官無小及時更化乃肯立朝鳴鐸碧流恍憶爐亭之

舊橫經朱印平分講幄之功著庭凜直筆於秋霜省眼  
閱人材於冰鏡但從平進立要路之津以何難惟不苟  
因辭光範之門而徑去間有動色而咨惜誰能為王而  
留行與其員柝方鑿扞格於中孰若大纛高牙從容於  
外况在衡湘之地重當金穀之權屬弄印者踰時乃出  
綸而臨遣東南之力竭矣上下焦熬西北之事紛然江  
湖唇齒為時一出寬上隱憂褰帷皆起廢之方攬轡即  
折衝之畧必有偉舉以悚羣觀富貴浮雲固萬鍾之不

屑蒼生霖雨非一道之得私伏念某學古多拘與時寡  
合比奉昕庭之對空臆盡言不知書生之踈轉喉觸諱  
甘輸三籌而不悔僅竊一命以進身來傍蓮池苟營菽  
水始仕曰筮或者即初而覘終事長必忠焉敢以順而  
為正才踈而意廣位卑而言高不惟同列疾視其旁甚  
至上官亦嫌其訐所幸鄉先生之出使得稱門弟子以  
通名諒蒙軫念於遺簪必不興疑於投杼俾諧鍾釜之  
養敢昧邱山之恩中人以下皆惡林宗正不免耳國士



之遇如有知伯尚庶幾焉

賀李倉啓

出綸闔闔乘傳湖湘屏風錄良刺史之名就陞英蕩安  
輿奉太夫人之養增輝輶軒部民舞手以交驩屬吏舉  
杯而相賀恭惟某官道高而立於獨器厚而養以冲鄉  
黨一篇之中從容踐履中庸千載之學出入誠明雖場  
屋之文而金石可鐫自科第之後而燈火不輟徘徊州  
縣綿歷歲時所至皆清而人推高在我者大而官無小

及改絃而更化乃澤笏以立朝不緣介紹而結眷知肯  
事說隨而同流俗屬時有邊陲之警自許參謀長揖出  
光範之門了無靳色早奏勲於淝水旋坐嘯於衡陽藹  
然政聲得之道路字民則催科寧拙拊士則甘苦與同  
思溺由溺思飢由飢紅粟活萬人之命曰暘而暘曰雨  
而雨蒼穹感一念之誠以至延賓客則北海之樽不空  
待寮佐則南樓之興不淺醉墨豪吞於星瀨新詩清迫  
於雪車舞綵袖於輿春遂蔡端明便親之志鳴木鐸於

石鼓尋朱紫陽講道之盟豈近世俗吏之能為皆平日  
學力之小試闔城卧轍人心直願借留因地建臺天意  
曲為從欲惟是年荒民困川竭谷虛公將以施一州者  
而惠九州人亦以試前日者而信今日還峴而粟可賤  
乃賢相之遺規用悝而年不饑亦常平之始事必遵家  
法以寬帝憂陰德無邊者壽合延於鶴髮清朝有命宴  
詩將賀於龍津伏念某學古多拘與時寡偶昔吐危言  
而對策以訐見排今持直道以事人似狂未醒才踈而

意廣位卑而言高達甚於隣境之諸生晚乃為崇臺之屬吏先世同文靖之第一榜得人賤子登元禮之門通家有舊倘軫薄雲之誼冀沾覆露之私事長必恭佇俟察父哲兄之教將母來諭願推仁人孝子之心

上趙帥幹啓

欽衽槐庭之相種莫遂望塵綴員蓮幕之下寮行將受察禮莫嚴於事長書可後於通名恭惟某官威鳳九苞瑞麟一角學傳歆向而得其髓文追賀白而拍其肩維

昔上台為國元氣展咸池洗日之手了不言功格列廟  
在天之靈固宜有子初露厥穎已雷其聲乃不汲汲問  
津臺閣之登而肯翩翩斜飛江湖之上排紛理劇而目  
不瞬飛書走檄而筆不停夜雪貂裘慷慨辦太原之檄  
春風杯酒嘯歌發嶽麓之奇時方多艱公豈久外與其  
以一賢佐方面致吾帥於羊杜之間孰若以重望居專  
城使遠人知韓范之至旋復登庸之衣鉢益光勲績於  
旂常伏念某以有書癡幾為儒誤著鞭不早每憐髀肉

之屢生捧檄而游自笑頭顱之可揣宦海方航於一葦  
面墻誰指於三隅賴有名勝之依歸出示誨書之一二  
併寬鞭策俾託解幪仕大國而並英傑之游預知幸矣  
敬長官如在父兄之側願進教焉

上趙帳幹啓

天族東英霜臺贊畫蘭茝衆芳之所在雅稱浮湘芙蓉  
八月之方酣驩迎入幕已辨慶筵而未貢敢圖謙牘之  
先施恭惟某官曾吞石渠舌瀉雲漢追河間于千載上

得禮樂之盛心夢太白于三生前傳文章之正印日未  
東即收于上第斗以南莫載其英聲不汲汲問津于臺  
閣之登乃翩翩斜飛于江湖之上平章漕計清規照映  
于昭潭觴詠賓筵俊語增雄于嶽麓臺府以之為重寮  
屬賴其有師畫諾笑談暫此分木牛之寄功名迫逐歸  
歟侍金馬之班如某其人何用于世宦海方航于一葦  
面墻誰指于三隅聞公之來何啻似鄉人之喜規我以  
善庶不為吾黨之羞

上潘帳幹啓

星臺重望皎然連璧之相輝雲幕下寮甚矣獨竿之濫  
吹行澡身而受寮預貢牘以通名恭惟某官寶婺儲精  
珠庭挺異蜚大聲于斗以南之地聞者驚霆收魏第於  
日未東之天易于拾芥游戲文章之三昧呈露政事之  
一斑人方慙慙于要津公獨雍容于賓佐飛輓之無虛  
日畫婉婉者居多書檄之如飄風才恢恢而益辨以霹  
靂之敏手佐賢明之主人氣類胥感則霜降鐘鳴聲實



相扶則珠明淵媚賓筵觴詠名章發岳麓之奇漕計平  
章清節映湘潭之底紛薦書其盈篋推英轂者載塗畫  
諾笑談暫此贊木牛之算功名迫逐歸歟侍金馬之班  
某門地伶俜性天嵒窳着鞭不早每憐髀肉之屢生捧  
檄而游自笑頭顱之可揣宦海方航于一葦面墻誰指  
于三隅惟憐其臭味之同而許以幘幪之託苟逃瘴曠  
詎昧依歸小巫之見大巫宜周章而失措先覺之于後  
覺願誘掖而來前

與湘潭監酒右弁啓

為米五斗而漫來何裨婉畫有醞三升之可戀獲綴英  
游賀滯遲先施倒置恭惟某官沉酣方虎之略糟粕孫吳  
之書暫韜厥光來隱於酒雖養高此地不妨弔靈均英  
魄之獨醒然右武之時誰肯持將軍告身而易醉小而  
投醪士卒大則作醴廟堂行且見之非為佞也某寒酸  
可笑艱苦備嘗來傍蓮池陋矣斗筲之器粗營菽水苟  
焉鍾釜之謀幸甚同僚之得賢先拜高文之有味自此

作乞漿之請願一中之何時定飲酌之交永為好也

與醴陵劉宰啓

行役三千里來依幕府之芙蓉入境第一程首訪河陽  
之桃李先睹為快以名自通恭惟某官籍甚月評穹其  
天分七略總百家之緒世美可尋千年六一翁之鄉風  
流未泯裊以冠裳而不任直於翰墨以策勛神人換鼻  
而許以正即朱吏點頭而畀以上第游游邛笮慨然忘  
蜀道之難繼董布泉去又作雪山之重合即坐三館之

上矣乃廉取百里而宰之今士夫厭湯鑊之焦熬相顧  
瑟縮明執事施硎刀於肯綮了無留難寓撫字之意於  
琴中息囂訟之風於棠下蓋大馮君宜春之遺愛今猶  
思之而魯仲康中牟之政聲雅亦稱是一同幸甚三異  
藹然行膺黃紙之除書更與青氈而出色有如某者見  
謂斐然文場曾被於百瘡僅收未效宦海方航於一葦  
未識前津幸假道於名區有指蹤之素宦願出緒餘以  
告用為畫諾之規豈無同僚之盡心不若先入者為主

仕大國而交英俊快平昔之襟期在武城而聞弦歌動  
書生之技癢

與湘陰李宰啓

子來幾日方依幕府之芙蓉彼美一人賸種河陽之桃  
李未敕墨卿之敬乃為籤府所先恭惟某官闕冠雲霄  
胸羅星宿家豈不置文選恥爭寒士之科名世皆稱有  
天才宛似謫仙之風骨自初膺仕總名藩勾稽餘閒  
詩思蜚馭於滕閣平反一笑陰功瀰渺於吳江憑鐵甕

以餉師向金閨而徹籍便合在六察之上矣乃廉取百  
里而宰之今士夫厭湯鑊之焦熬相顧瑟縮明執事施  
劓刀之肯綮了無留難錦愈濯而愈鮮琴一彈而一韻  
政異遂雉雛之樂官清任馬骨之高政聲滿湘之南作  
諸邑樣名節自天而下登要路津棊讀書不多合世更  
寡元龍空有湖海之氣司馬倦作山川之游仰破屋以  
哦詩嘔肝不悔俯大廷而對策空臆盡言儒科僅竊於  
還丹世味殆如於嚼蠟冬已告戍夏方抵官胡遲其行

蓋恐面墻於涖事或贊吾決謂有大邑以庇身倘能矜  
臭味之同必不吝箴規之誨公餘交贄已窺君之一斑  
何日盍簪併授我以三昧

與湘鄉林宰啓

君乘車我戴笠憶輦轂之相逢客遺魚中有書喜湖湘  
之共仕入蓮幕方數日許望華封隔一水間修敬辜遲  
先施倒置恭惟某官望高胄子學到儒先崔嵬雙闕之  
家聲不斷書種呼吸三山之秀氣發為文詞固嘗於科

目以策勛乃恥與孤寒而爭進取名廉甚不妨蘭菊之  
芬芳公論歸之合看蓬萊之步武乃飛雙鳥來宰一同  
今士夫厭湯鑊之焦熬相顧瑟縮明執事施硯刀於肯  
綮了無留難錦愈濯而愈鮮琴一彈而一韻政異遂雉  
雛之樂官清任馬骨之高暮年報政之優作諸邑樣一  
札自天而下據要路津伏念某讀書不多合世更寡大  
廷對策妄陳憂國之孤忠末第書名何惜避人之三舍  
冬月戌瓜之已及夏初行李之方安胡遲其行蓋恐面



墻於涖事或贊吾決謂有大邑以庇身倘矜臭味之同  
尚記游從之舊必有忠告俾違官箴想弦歌之聲忽動  
書生之技癢俟騶哄之至拱聆官譜之緒餘

與寧鄉黃宰啓

居桑梓鄉相去一牛鳴之地入芙蓉幕孰知雙鳧鳥之  
聲告至辜遲先施倒置恭惟某官識高胄子學到儒宗  
筆擲虹霓呼吸鼎山之秀氣名懸日月崢嶸壁水之上  
游漫以毫芒見之施設雲深紫邏大所居一尉之官草

鞠園扉少亦活千人之命蟬蛻七階之選調鵬騫萬里  
之脩程今士夫厭湯鑊之焦熬相顧瑟縮明執事施矧  
刀於肯綮了無留難錦濯水而愈鮮琴含風而有韻騷  
聲無地可着溢為薦禰之章最課自天簡知行有徵黃  
之寵有如某者見謂斐然仰破屋以哦詩嘔肝不悔俯  
大廷而對策空臆盡言收科輸鼎甲之三籌初仕乏錐  
囊之一穎面墻必矣指蹤誰歟惟大邑可以庇身而鄉  
人喜於見似願出忠告俾宦箴想弦歌之聲忽動書

生之技癢俟騶哄之至拱聆縣譜之緒餘

與新攸趙宰啓

湖南多賓客漫來着從事之衫汝陽真天人何尚墨男  
邦之綬未辨赫蹠而展慶遽蒙綠綺之貽音恭惟某官  
派接天清名垂斗燦去河間東平千載得其盛心追太  
白長吉諸人與之並駕游戲文章之三昧呈露政事之  
一斑瀉鵜灘頭早協竒章之瑞識松槐叢裏優為斯立  
之清游諸公挽之亨衢薦墨紛乎盈筐便合在六察之

上矣乃廉取百里而宰之今士夫厭湯鑊之焦熬相顧  
瑟縮明執事施刃於肯綮了無留難簸揚而糠在前  
更張而琴有韻官清如水不妨馬骨之高最徹於天好  
布鶴行之武有如某者見謂斐然弱惟殖學以代耕貧  
止賣文而為活忤時對策分輸黃甲之三籌竊祿養親  
無補碧油之一畫所賴臭味之無間當有教詔以相規  
見君子心則夷預知免矣况大邑身所庇竊有望焉

與益陽尤宰啓

佩服家聲願識梁溪先生之裔講聞縣譜熟知連城茂  
宰之才彼此因王事之塵勞往來畧世俗之苛禮將謂  
相詔以肝膽胡為未忘於形骸一箋先施百拜後誦恭  
惟某官秀無可揀敏莫能追宦學典刑世有甘棠之笏  
風流蘊藉人如濯柳之標篝燈誦有味書下筆作驚人  
語歷仕皆膺馳聲甚休諸公挽之亨達薦剡紛乎盈篋  
便合登六察之上矣乃廉取百里而宰之今士夫厭湯  
鑊之焦熬相顧瑟縮明執事施斨刀於肯綮了無留難

訟息而鉅筭稀政成而棠陰密官清如水不妨馬骨之  
高秩滿朝天好布鷓行之武有如某者見謂斐然仰破  
屋以哦詩嘔肝不悔俯大廷而對策空臆盡言來傍蓮  
池苟營菽水惟是平生方介之癖不學時樣嫵媚之粧  
幸大邑可以庇身而素官宜於問政必有忠告俾逭官  
箴想像弦歌頗覺癢書生之技闖聞騶哄願降見君子  
之心

與長沙陳宰啓

入幕依芙蓉方陪州從事之後滿縣栽桃李喜聆鄉先  
達之來昔願見而未能今相值則甚巧敬憑尺鯉往白  
雙鳧恭惟某官天分穹然月評籍甚呼吸三山之秀氣  
發為雄文婆娑百尺之高樓俯視餘子取科名如囊中  
物試政事有肘後方絲筆平反少亦活千人之命剡章  
吹送多其吐三語之工趣覲清光徑陞華秩便合坐三  
雍之上矣乃廉取百里而宰之今士夫厭湯鑊之焦熬  
相顧瑟縮明執事施劓刀於肯綮了無留難行將寓撫

字之意於琴中息器訟之風於棠下府邑甚溥古必有  
三異之可書朝廷半老成非久一同之借重有如某者  
見謂斐然少嘗慷慨於事功壯則間闕於場屋大廷對  
策妄陳憂國之孤忠末第書名何惜避人之三舍未謀  
親養已過戍期胡遲其行正恐素宦之無譜若有所恃  
必得大邑以庇身倘忘年許以締交則暇日必有忠告  
一畫一諾僕焉方俯仰於人有社有民公也當施行所

學



與攸縣權宰周簿啓

依芙蓉而泛水方陪諸從事之游去枳棘而栽花知有  
貴公子之政辜遲告至顛倒先施恭惟某官敏手莫追  
清標特立傳濂溪之學源流河漢之深長生清獻之鄉  
氣類霜鐘之感名方露厥穎於政事已雷其聲於搢紳  
人之為言以立身矮屋而稱屈事當其會有不善製錦  
而見傷方當路弄印而熟籌謂執事改絃而可理果能  
支歌補罇頓使易聽改觀簸揚而糠在前盤錯而器愈

利縣自有譜想得諸家法者甚詳時正需材當寘彼周  
行而後快有如某者見謂斐然仰破屋以哦詩嘔肝不  
悔俯大廷而對策空臆盡言分輸黃甲之三籌無補碧  
油之一畫面墻必矣指蹤茫然幸已締好於棣華獨未  
一瞻於芝宇闖聞騶哄願降見君子之心想像絃歌頗  
覺癢書生之技

回湘鄉黃尉

七舉

原注黃未第時招米舟濟饑  
得賞既第用此闕陞從事即

輦轂相逢猶記洒慈恩之墨湖湘始仕同來着從事之

衫以幕府文書之方殷為少公翰墨所先辱倒置太甚  
不敏何言恭惟某官天分穹窿學力宏毅使國人有所  
式太學稱為官樣之文思天下猶已饑微時已試活人  
之手科舉惟垂於蝸餌場屋如擲於雉盧妄男子僥倖  
成名一戰而霸真將軍偃蹇不偶七縱乃擒方以格拘  
暫焉仙隱五色棒定優於巡檄一縣花必預於栽培鷓  
鴒雙飛好報金灘之瑞孔鸞齊列行通玉陛之班某讀  
書不多合世更寡向嘗吐危言而對策以訐見排今復

持直道以事人似狂未醒所喜聯事而有同盟必不金  
玉其音時出藥石之誨州縣徒勞耳俱未免俯仰於人  
富貴何有哉要相期遠大之業

回劉縣尉啓

蓮池水綠方為異鄉異客之游梅市風清喜有同年同  
官之好未辨赫蹠而展慶遽蒙綠綺之貽音恭惟某官  
天分本高月評增重世有甘棠之笏家法典刑人如擢  
柳之標風流醞藉自摘髭而收上第合策足而登華途

胡以格拘來為吏隱五色棒定優於巡檢一縣花必預  
於栽培早晚好音喜報鸛鷓灘頭之瑞權輿大用頓增  
雲龍闕閱之光伏念某讀書不多諧世更寡忤時對策  
方輸黃甲之三籌竊祿養親何補碧油之一畫既素無  
巧宦之譖又不為時樣之粧正賴同盟時賜忠告州縣  
徒勞耳俱未免俯仰於人富貴何有哉要相期遠大之  
業

回縣丞啓

命錫芝函權分穀壁鴈鶩以行進方驚貳令之威鯉魚  
從遠來忽拜尺書之寵先施倒置函謝反遲恭惟某官  
續昌黎似經之文生江淹夢筆之地負鄉先生之望私  
淑者多奏子大夫之篇成功則一倒蔗既入佳境寒花  
賸有晚香俯為涉筆之游來贊鳴絃之化哦藍田之松  
而有味紉楚澤之蘭以自馨余不負丞丞負余能使花  
封之重已不即人人即已趣歸柳院之班如某其人何  
庸於世少徒有志文場親被於百創壯不如人宦海纔

航於一葦竭未蓮幕密邇槐亭不徒降識君子之心且  
有見似鄉人之喜州縣徒勞耳俱未免俯仰於人富貴  
何有哉要相期遠大之業

與彭簿啓

熊湘水綠方為異鄉異客之游鸞枳風清喜有同年同  
官之好相值甚巧先施過隆恭惟某官毓秀孝子之門蜚  
英詩人之社誰不登第鮮有書黃甲於弱冠之年等是榮  
親爭似舞藍袍於重闈之下膏粱及身而願學衣鉢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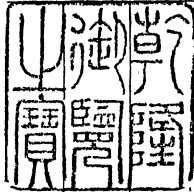
面以相傳合便策足於要津胡為低頭於矮屋必以素  
官大所居宅洞庭嶽麓之清竒正需吟詠茶竈印床之  
閑雅可養經綸當路必刮目而器之鋒車不旋踵而至  
矣某雖在團所畧識英標未握臂以論心久望風而引  
領幸甚先登堂而拜名父繼而又倒屣以接英游依於  
之日猶長益者之友可託州縣徒勞耳俱未免俯仰於  
人富貴何有哉要相期遠大之業

與林簿啓



入幕幾日方嗟混鴈鶩之行有鄉同年來此栖鳳鸞之翼九牧之來仍是其一四同之契好有其三巧哉相逢愧甚先辱恭惟某官襟懷犖犖不俗翰墨字字有香天山三箭之歌笑談得雋燕嶺一枝之桂陸續相傳燈火收功之甚優膏粱祝身而願學既換鼻則當在正郎之選何低頭而又居矮屋之中豈洞庭嶽麓之清竒正需吟咏而茶竈印床之閑雅可養經綸當路必刮目而器之鋒車不旋踵而至矣某雖在集所畧識英標未握臂以論

心久朔風而引領比過江西訪芝蘭之友知於門下為  
瓜葛之親此來龜篆之方交已喜車音之至止州縣徒  
勞耳俱未免俯仰於人富貴何有哉要相期遠大之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臞軒集卷八

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副貢生臣杭光晉

謄錄監生臣任溥

欽定四庫全書

臞軒集卷七

宋 王邁 撰

啓

按此卷起自潭州觀察推官  
至調浙西安撫司幹官作

謝趙侍郎送自著易說語孟洪範老子書解啓

老子杖青藜方策勲於羣籍孺子拜黃石乃受教於一  
編幸見人間未見之書如得天下難得之寶斯文增氣  
後學有師恭惟禁官一代宗工三朝壽雋出處名節朱  
虛侯衛社稷之忠游戲文詞太白老鳴國家之盛身握

陪京之管鑰秩崇廣內之圖書每於凝香森戟之間不  
廢滴露研朱之樂神機一泄六丁曾下於霧中人爰已  
通三畫併吞於天上謂羲文孔子無二道合京費王弼  
為一人訓易而以神明發千百餘年之關鍵得意而忘  
言象付六十四卦於筌蹄既精研六籍之原乃大放羣  
書之作于洪範則首及君臣之正分於中庸則先明忠  
恕之同源渾融一貫於胸中脫畧諸家於紙上讀論語  
知趙中令願致太平談孟子異王荆公恥規近利造好

學力行之地位下精義入神之工夫上而續伊洛之正  
傳下亦窺柱史之衆妙夫子言文章性道又得而聞元  
帥閱禮樂詩書於今親見著述尤多於丁部敷陳上達  
於乙觀吟六藝之文披百氏之編大儒事業舉三代之  
隆建萬世之策宰相規模某猥以謏聞恭承大惠非桂  
樹聯芳於二陸而蓮池誌美於季方鉅冊高文方進徹  
細旃之上牙籤縹帙何緣到圭竇之中方精神昏耗於  
吏塵使心目開明於理窟既獲多聞而又多見未識異

人先得異書心愛太玄莫預弟子侯芭之列手編文籍  
願書門人李漢之名

謝趙漕啓

父生師教之身僕不輕於所託德進言揚之選公何取  
而見收既不常親炙於朝夕之間又不能借助於左右  
之譽惠出非望始聞猶疑乃以剪拂之過情竟謂強毅  
而有立玩誦至此感慨久之直道而行寡與世合中人  
以上好與已同鄭公良臣尚恨義方有太直之操曲江



賢相且嫌疑之負過勁之名如某其人何足比數昔嘗吐危言而對策以訐見排今復持直道以事人似狂未醒斗升之祿粗奉甘旨方寸之地可質神明位卑而言高才疎而意廣圓為卿方為皂豈不知流俗之皆然直如弦曲如鈎亦各隨中心之所好涖官雖久無志可行居常咄咄書空見者往往下石諸大夫之唯而舍之諤誰或助之一齊人之傳而楚之咻嘻其甚矣敢謂囊錘之末露亦蒙銀管之特書向非大量過人如王文正之

待寇平仲盛德容物若婁師德之于狄梁公則將不免於見尤何況敢望為知己茲蓋伏遇某官名節皦如霜日氣義薄於雲天將解佩以還朝猶焚香而薦士懸鏡於此媼妍凡閱幾人落筆之餘精神在末一點此舉庶幾公道高風可激懦夫於養痾之際得之其起廢之功大矣抱茂宏之羸疾猶幸耳豈得淮南之仙丹頓欣骨換寒谷暖生於吹律親庭喜至於加餐某敢不勉所飭修加之涵養所不背師門之訓惟勵初心願言開賓閣

之時無忘今日相期者遠際見乎辭

回林監倉啓

宸扈出綸帥藩司庾見者謂名卿之子肯此盤旋今而  
後倉氏之官不為卑冗罪遲展慶倒置先施恭惟某官  
胄子英游清時偉望呼吸三山之秀氣發為詞源崔嵬  
雙闕之家聲不斷書種講聞素官之譜佩服教忠之言  
翩然斜飛來此小試蓋乘田有職雖素王猶屑為之而  
治粟名官以國士亦嘗親此偶司出納可養經綸况當

疆場之多虞正倚積貯以為命自今紅腐必無年饑用  
不足之憂不日綠縑趣奉歲入穀幾何之對有如某者  
見謂斐然仰破屋以哦詩嘔肝不悔俯大廷而對策空  
臆盡言決科輸鼎甲之三籌入幕乏錐囊之一穎比於  
江西訪芝蘭之友謂於門下為瓜葛之親略相先後以  
之官或可牽連而託契豈惟暇日共觀鄴侯三萬軸之  
藏祇恐匪朝已預文子七十家之薦

投帥辯謗啓

微官幕府忽罹市虎之讒大字通衢至有蒼鷹之戒自  
反無嫌旁觀謂何竊以下僚之事長官也至難小人之  
陷君子也常易慘慘劬勞燕燕居息敢謂不均皓皓易  
汙皦皦難全動而得謗莫能加以以臧汙之迹則必誣  
之以苛刻之名肆為講張陰結寵眷諸大夫之唯而周  
舍之諤寡與固宜一齊人之傳而衆楚之咻相攻太甚  
伏念某癖惟信古樣不入時為饑所苦而來稍足亦甘  
於隱員為卿方為阜豈不知流俗之皆然直如絃曲如

鈞亦各隨中心之所好謂欲盡忠於所事何忍相率以  
為欺苟有知未嘗弗言欲通壅蔽未見信以為謗已自  
取踈疑遂令狐媚者旁觀乃以蠅營而加汙高明過聽  
約束嚴攸然某粵自蒞官粗思及物嫉奸吏以浸漁而  
舞法時行直舍之笞憫窮民以衣食而遭刑量減公庭  
之杖倡優下賤抵憲不赦書史典謁請間不行大則爭  
於階除小則筆於簡牘睚眦之怨交結膚受之愬果深  
有如墻壁之文甚如市朝之捷羣儉竊笑善類驚心固

不止為一人言非所以令衆庶見無羞惡之心非人也  
尚何顏而坐曹如左右曰可則殺之寧有殞而無辱仰  
惟某官以四方霖雨為一道福星雅志平反喜動慈闈  
之笈粲卑躬吐握許通屬吏之款私顧此謏儒待以我  
輩書門板以旌孫戊之直諫是能容之指棗枝而謂斛  
律之淫刑豈得已者每於議政之暇誨以有味之言謂  
心貴和平毋若昌黎之好勝謂吏師法令宜佩元城之  
良規某敬以服膺力求掾過願以十目所視者不待泱

日而斂之中人以下皆惡林宗方立危疑之地國士之  
遇既有智伯冀全終始之知此情不孚有去而已

上葛撫屬啓

望紫樞之府早聆蘭砌之芬芳入碧油之幢晚竊蓮池  
之餘潤先辦赫蹠而告至將收縞帶以乞交恭惟某官  
天分本高學力又到丰標如玉英精奪婺女之輝咳唾  
皆珠文采對天孫之巧維時幕府為國重臣安石之薦  
謝玄才能是舉呂相之知夷簡公輔相期不應露穎之



初屑辱司征之寄方禮樂詩書之帥妙簡乃僚謂風流  
蘊藉之賢宜賓之幕排紛剗劇而刃不頓飛書走檄而  
筆不停宜臺府之賞音羨家庭之有譜筦庫七十家之  
薦日即留中扶搖九萬里之搏風斯在下某居今以屈  
嗜古而窮黃甲同年半是雲霄之雋武青燈共夜依然  
山澤之懼儒百憂熏心一貧到骨葵邱之瓜已熟雖喜  
及期輦路之柳可攀自慚寡援所幸締年盟之未必不  
靳忠告之言專社有期喜遂一斑之覩含毫莫斷願求

三昧之傳

與鄭給事啓

諾仕京畿為碧油幢之下吏主盟寒峻有青瑣闥之正  
人昔薦墨之未乾今師門之孔邇倉皇告至俯伏投誠  
竊以貴賤之分固殊氣味之投亦寡君乘車我戴笠命  
實不猶子鼓瑟王好竽物難苟合悠悠古道汨汨頽波  
或已隔面於紫陌之春誰肯動心於緋袍之舊焉有如  
夕郎之貴顯尚猶記暮子之姓名同心皆四海之人獨

思眷顧十年無一枝之信不責踈狂吹噓已送於上天  
植立且期於異日歲云暮矣訝瓜戍之來遲予日望之  
見鄉人而輒問俯念梁園之後志曲為材館之先容如  
許殷勤實難勝荷伏某晚竊一第繼罹百憂頭顱如許  
而心自憐髀肉已消而名未立豈不汲汲於仕胡為遲  
遲而行盖回思捧檄之時哺烏望絕况未有應門之嗣  
舐犢情鍾加以聚糧之難重以負薪之疾何其久也止  
或尼之駑馬頗困於脩程今方稅駕去燕來尋於舊壘

好為捲簾茲蓋伏遇某官古大臣之盛心新天子之舊  
學黃扉丹地凜杜公封駁之詞廣屢細旃負范相溫淳  
之氣結知密勿跬步登庸乃力遜於軒墀真大耐於官  
職久負儒者給事中之望行展魁然真宰輔之才尊主  
庇民以存心用闢宗社薦賢報國必有後慶衍子孫某  
是以不願出於他門惟亟投於大造一力成就三生遭  
逢桃李無言所望先華而後實松筠有節誓當老壯以  
窮堅

謝宣叅政啓

承弼地嚴手握量才之尺度孤寒路狹身歸播物之陶鈞  
惟大儒為吾黨所宗故孺子以是心而至輒陳梗槩上  
瀆尊明竊以周公下白屋之禮衰鄭國歌緇衣之風廢  
凡懷才而抱藝皆無地以托身攷漢史於元朔地節之  
間曰儒相則公孫宏魏相而已然仲舒不用而用張湯  
之酷吏望之不薦而薦龔德之樂工故西都兩百年非  
無材能而執政二三人莫為宗主小不自愛則甘心田

蚡之容大而無耻則俛首石顯之門使善類至於失身亦當國不能無責惟我本朝之諸老有古王佐之盛心文穆取人材多夾袋之所蓄元獻待寒士至樽酒以相歡祁公用則所舉必名世流司馬出則其徒有行道志或薦能於選調或引類於經筵蓋祖宗擢台輔於儒科協心共濟故人物皆國家之偉器同氣相求每三嘆於前芳幸一逢於今日恭惟某官學到聖處氣涵天和爾雅文章瑞麟掣黃金之鑰倫魁聲望威鳳儀白玉之聲

通經博古以為高尊主庇民而自任始者鑿坡給札之  
對後來瑣闥批勅之詞鯁論危言凜凜主張於國是忠  
肝義膽昭昭對越於天心旋陟政塗預叅宏議高著眼  
力審時觀變之慮深豎起脊梁扶顛持危之責重翊太  
陽而東出領衆星而北朝寧王寶龜列聖在天而相佑  
我家柱石重臣悉力以維持方將啓沃上心緝熙帝學  
收召端人正士恢張美化宏綱於小莖求助之時為車  
攻復古之計此勲既集無官可酬罔俾前朝專美魚頭

之叅政將繇亞相徑躋鵠尾之三公伏念某殖學代耕  
賣文為活頃奉昕庭之對空臆盡言不知書生之踈轉  
喉觸諱甘輸三籌而不悔僅竊一命以進身漫遊蓮池  
苟奉菽水豈無膏沐耻為妾婦之容纔奉旨甘遽奪阿  
彌之養春秋之窀穸已畢霜露之怵惕猶新杜曲之田  
無以給桑麻河汾之廬不足庇風雨乃勉趨於京輦本  
擬注於銓曹以闕少員多需次如河清之俟而家貧累  
重闔門有轍涸之虞不量力而乞漿敢希榮於吐哺雖



素於左右初無介紹然見之方冊不昧平生儻以氣類  
而相憐庶乎枯槁之立振駑才無取將何裨一代之經  
綸駿骨先收亦足勵四方之寒畯

上薛樞密啓

宥密地嚴手握量才之尺度孤寒路狹身歸播物之陶  
鈞况當龍興虎嘯之初輒動蟲鳴螽躍之想敬陳梗槩  
上瀆尊明竊惟右府本兵之權實分宰相薦賢之責如  
天聖之晏元獻如元祐之范忠宣維時二聖之臨朝圖

任元樞而共政晏待寒士至樽酒以盡歡范儲人才如  
橐艾而理病琦仲淹首蒙汲引軾汝礪俱入薦聞後皆  
為數世名臣此可見二公相業每讀國史而竊嘆不謂  
明時之親逢恭惟某官四海宗工兩朝元老魁磊英奇  
之氣可塞堪輿嬉戲怒罵之文皆入金石自為州縣小  
官之日已有經理當世之心不緣介紹以立朝直以精  
忠而許國剴裁邦用耻為管晏淺近之功恢拓中原出  
於王謝經營之表每當事機之有肯綮處以談笑而無

留難先期決意大用之近比如公一人耳高著眼力察  
時觀變之慮深豎起脊梁扶顛持危之任重幹斗樞而  
北運扶日轂以東升漢無百參其於時事以何缺宋得  
一薛庶幾王所之有人方將啓沃上心緝熙帝學收召  
端人正士恢張美化宏綱於小莖求助之時為車攻復  
古之計此勲既集何官可酬首揆尚虛佇正而槐之位  
脩名不朽留為汗竹之傳伏念某殖學代耕賣文為活  
頃奉昕庭之對空臆盡言不知書生之踈轉喉觸諱甘

輸三籌而不悔僅竊一命以進身漫遊蓮池苟奉菽水  
豈無膏沐耻為妾婦之容纔奉旨甘遽奪阿彌之養春  
秋之窀穸已畢霜露之怵惕猶新杜曲之田無以給桑  
麻河汾之廬不足庇風雨乃勉趨於京輦本擬注於銓  
曹以闕少員多需次如河清之俟而家貧累重闔門有  
轍涸之虞不量力而乞漿敢希榮於吐哺謀之心口而  
有禱願以氣類而相憐倘留夾袋之榮當露錐囊之穎  
自知甚審將何裨一代之經綸借勵其餘亦足勉四方

之寒峻

謝制置辟制幹不就啓

精舍聚徒方遠需於瓜戍制垣有命將收買於李蹊得  
此於常人不足多受知於名世何其幸敬裁尺楮往白  
前茅伏念某樸不合時癖惟嗜古初入綠水芙蓉之幕  
實在芳洲杜若之鄉不知其他惟忠所事慘慘劬勞燕  
燕休息敢嘆不均皓皓易汙皦皦難全幸能免謗奈遭  
家之不造遽啣恤以來歸不能誓墓而保宿心竟復入

京而干微祿繫匏已久食藥良甘黃甲同年半已乘風  
雲之會青燈共夜依然為山澤之臞敢謂元戎特貽嘉  
命將羅而寘之幕使錐之露於囊誰為高明之期有此  
特達之眷茲蓋伏遇某官出處之節皦如日忠孝之誠  
通於天方在妙年已負遠畧寧皇拔於常調付以邊城  
嗣聖賞其雋功陞之帥閫護風霜者十載凜冰雪之寸  
心居無一念之忘君入具八珍而將母屬殘敵釜魚之  
假息而強藩檻虎之猶哮義不顧身風鶴助謝玄之捷

士皆用命江淮知萬福之名猶不忘寸長片善之搜羅  
蓋將兆登明選公之事業致令么麼亦玷品題某竊謂  
人豈不自知才各有所限吟詩固不能却賊作檄亦未  
必愈頭弱不勝衣而豈解驅馳暗不睹墻而莫知機變  
况自上求下雖君子之盛心而以身許人亦小夫之難  
事張文昌所以有節婦之嘆陳後山所以有薄命之吟  
非敢以雙明珠而見還惟別於一瓣香而致敬欲望察  
其由表之懇寢其飛辟之書力賜保全少寬訶謔公修

程未艾四方皆願於攀鱗僕來日猶多萬里尚期於附  
驥

謝鄭給事應詔薦賢能才識啓

鄉校會文不作華途之夢禁林薦士俄飛青剡之章誰  
為之地以使然殆若自天而下者感深言淺施重報輕  
伏念某讀書不多合世又寡初入綠水芙蓉之幕實在  
芳洲杜若之鄉每持直道以事人不敢苟祿而為養豈  
無膏沐耻為妾婦之容纔奉旨甘遽奪阿彌之養殷憂



熏灼壯志蕭條居嘗誓墓而出苦辭竟復入京而干微  
祿戍瓜尚遠食檠良甘乃開門而授徒姑賣文而為活  
青衫素髮消磨十載之光陰黃卷短檠感慨千年之治  
亂世道隘甚人物眇然父生師教之身為士者鮮知自  
愛德進言揚之舉在上者多及其私遂安分以固窮忍  
徇人而失已敢謂朝廷之法從猶念山澤之臞儒飾敝  
帚以千金韻啞鐘於六律謂生涯盃水假之廉介有守  
之名而習氣草茅加以直亮敢為之譽不特借品題之

一字又將期植立於異時道義合則靡待介紹之求力量大則實異他人之薦古之所謂知己詎不其然士而苟有烈心皆思自奮茲蓋伏遇某官學到聖處氣涵天和在韋布之時而有志廟堂為場屋之文而可刊金石自寡芳於魏第即策足於周行司馬無求功名迫而後起敏中大耐官職即之若無新天子學而後臣先皇帝留以遺我談經旃屢陳義格心載筆螭蚺有文緯國陞華青瑣跬步黃扉豎起脊梁自任天下之重高着眼力

博觀人品之精致使么微亦叨收錄某敢不益鞭庸鈍  
自勵操修若何報塞於恩私惟有堅持於名節此心歸  
向湜輩安敢叛於師門不日登庸案公決無書於政府

謝京尹舉薦啓

垂登政途預聞大計回顧幕府猶有遺賢乃函上於薦  
書頗見駭於衆聽謂如某者獨何人斯樣既背時宦又  
無譜盡忠所事妄希一鴈之鳴直情而行久犯羣狙之  
怒才疎而意廣位卑而言高徒恃方寸之無他不枉尺

尋以苟合直鈎落落分甘月滿於空船翠袖怛怛誰念  
天寒而倚竹寧人不顧耻已自媒此心常質之神明一  
語不謀之妻子敢謂袁公篋櫝之寶尚歎未盈顧如王  
儉橡棗之材忍令終棄不求而獲始聞為疑及觀寵遇  
之過情乃謂持論之不懾伏讀至此感歎久之昔嘗以  
子大夫之對而見褒茲又以老門生之名而併錄裴度  
賢相猶忌劉蕡之直言曲江名臣且嫌挺之之苦勁今  
執事屢優容於一介其德量殆遠過於二公茲蓋伏遇

某官昔大臣之盛心新天子之良弼八年京兆崇陰正  
濃一時門人李蹊幾滿懸鏡於此妍醜凡閱幾人落筆  
之餘精神在末一點不必論非聃之同傳姑自喜晏范  
之全交某力尊所聞自許不叛敢望先華而後實惟當  
老壯以窮堅三十年讀書幸已入士林之目千百人執  
贄不忘下白屋之心

賀趙京尹啓

羽儀卿寺彈壓帝城人望翕然知尹京之有趙上心簡

在果弄印以授堯輦轂肅清紳綏交賀恭惟某官學精  
六典名冠兩科文章太白老之瑰竒氣節朱虛侯之耿  
介早登華貫屢獻皂囊肘後有醫國方舌底出冰人語  
不能枉尺為清要地而少留甘請一麾指瀟灑亭而徑  
去自上輔畿之最入陞台佐之華振領挈裘糾正列曹  
之淑慝調膈肋鼎習為宰相之經綸新天子居然器之  
先寧皇留以遺我眷皇畿之千里畏帥閫之十連少尹  
舊游回首平分於風月神京新領致身已逼於雲霄行

將懾鴈鷺之玩而以威繩狐鼠之姦而以法寬一分之  
民力散八郡之陽和簫鼓行春驩迓碧油之元帥鈞衡  
虛左佇看綠鬢之中書伏念某淺學得皮赤窮到骨初  
筮征行於湘水聊爾棲身至今悵望於衡雲不堪回首  
十二載未書於三考二千里來效於微官直道事人安  
敢肆幕中之辯剛腸嫉吏不能依紙尾之書幸曾出元  
樞之門墻猶未入羣儉之陷竅敢期機會獲事仁賢受  
容受察之方新一喜一懼之交集竊傾心於教誨更借

力於提撕莫為之先儻少異衆人之待當忠於主其忍效妾婦之容

權教謝京尹啓

隨郡幕府愧無贊長之謀共二京庠冒犯為師之戒十載李蹊之猶舊一朝芹水之復春士論榮之德念深矣惟王畿之學校近天子之辟雍爰自邇年久為遴選矧當大比尤異常時英俊滿門皆願卿大夫之勸駕師儒有關詎容妾男子之代庖如某者位置最卑迂踈尤甚



十一載未盈於兩考二千里來效於微官碧油幢下之  
多才如鱗斯集白面書生之不武乃蝨其間累月於茲  
一籌莫畫燕燕休息豈不謂之素餐斷斷無他正宜束  
之高閣獨於朱墨應酬之暇猶及丹鉛校勘之功忽蒙  
金管之特書俾即黌宮之代價豈以遺簪之與墮履曾  
出門墻故由濁渭而入清涇獨私造化嘉與吾黨獲預  
斯文兔園活計之久踈依然入夢鴉泮好音之見遺應  
者同聲靜言思之孰主張是茲蓋伏遇某官經綸道大

康濟功高七八年尹衆大之都幾萬戶拜生全之德拯  
饑救溺善推禹稷之盛心擿伏發姦不用趙張之小智  
虛懷以接寮屬刮眼而念孤寒致使么微屢經題品某  
敢不誓堅素履用答洪知人之患在好為師自知過分  
友既信乃可獲上益務盡心

通表京尹啓

昕庭對策濫陪玉筍之門生畿甸效官復玷紅蓮之幕  
府三重翰墨百拜帥籤恭惟某官一代宗師四朝碩德

挺身任重六鼇背上之擎山定力鎮浮萬馬羣中而駐  
足自仕京國至位文昌華途清要者幾何鞅轍周旋之  
殆徧贊籌台佐異時相業之胚胎琢玉仙源一代帝墳  
之潤色容與功名之會更閱理義之多遠略濟時振起  
過江諸賢之弱精忠許國對越在天列聖之靈尹正神  
京榮躋版使東南之力竭矣帑藏焦熬西北之事紛然  
符移旁午戚婉貴臣之盤據豪民巨姓之根連得地大  
而雖可回旋去天近而尤難展布今之君子悠悠畫餅

之空談付以事機往往蠟鞭之無用任國重寄如公幾  
人當紛紜瀕洞之衝每閑暇笑談而辦輦轂之下必先  
彈壓與列郡殊錢穀之間不知廟堂有地官在如聞訪  
落欲即登庸若劉沆在天聖初自尹而入為相然張敞  
為京兆最繼後者難其人屈壯猷旬月之間積蒼生霖  
雨之望世道隘甚人物眇然首揆久虛行看黃麻之宣  
布脩名不朽要垂汗竹之芬芳伏念某殖學代耕賣文  
為活比奏槐楓之對空臆盡言不知草茅之踈轉喉觸

諱向非借九鼎之力當不止三籌之輸副本既不上於  
中書賤刺亦羞通於知己及星沙之贖畫俄風木之銜  
憂年踰四十以無聞於顏有覲祿縱三千而弗及此恨  
何窮人憐十載之栖遲天畀一朝之遭際低頭入幕教  
條必惟命之恭觸事面墻官學賴得師之益寬為程而  
督責大出力以提撕庶幾遺簪墮履之微或有大呂黃  
鍾之重橫寶在道敢祈表相國之知倒屣出門自賀王  
仲宣之遇

上陳漕啓

奎閣陞華日畿將漕調胹助鼎久煩左右之分司輓粟  
飛芻最係東南之大計凝霜持節喜雪兆祥竊以京輔  
之建臺尤重轉輸之命使民力已竭况更年飢用不足  
之餘邊事方殷誰識歲入穀幾何之數急之則元元告  
瘁緩之則往往愆期必有通儒方堪計相恭惟某官風  
采儲英於嫠女文章分巧於天孫先正負宇宙之大名  
經綸未了有子習家庭之宦譜出處尤高自飛壯縣之

雙鳧入綴明庭之羣鷺不能枉尺直尋以苟合徑請高  
牙大纛以有行出守九華就馳四牡雙瞳察吏精神鎮  
壓於山川一飯念民德意周詳於田里外民庸而奏課  
入台佐以宣勞挈領狐裘糾正列曹之淑慝依光鳳沼  
習為宰相之規模新天子居然器之先皇帝留以遺我  
屬神臯之擇使就宰掾以疏榮得地大雖可回旋去天  
近而尤難展布今之君子多為畫餅之空談付以事機  
半是蠟鞭之無用任吾國之重寄如執事者幾人行將

轡一攬而清濁自分鞭不用而公私兼裕歲計既優於  
租粟河潤併及於京師簫鼓行春共喜福星之臨照鈞  
衡虛左沛為霖雨之沾濡伏念某淺學得皮赤窮到骨  
初筮經行於湘水正欲娛親至今悵望於白雲不堪回  
首十二載未書於三考兩千里來效於微官直道事人  
安敢肆幕中之辯剛腸嫉吏不能依紙尾之書惟臺府  
本同體之戚休而寮屬如一家之子弟教誨之以藥其  
失提挈之以玉於成是所望於尊明庶少逃於瘵曠一



臺近水餘波倘及於蓮池小草出山和氣願回於黍律  
與史監稅啓

疏渥宸廷司征畿甸毗陵地近不妨時戲於綵衣韋曲  
天低尤便日親於袞繡潔蠲告積塵徹賀床恭惟某官  
敏莫能追秀無可揀名父之子名子之父椿桂同芳難  
兄之弟難弟之兄芝蘭競秀耻以膏粱而習貴力於翰  
墨以策勛肯為筦庫之官來養經綸之業惟大農泉布  
之經費係中國關市之常征豪家戚畹之互作梯媒富

吏猾商之相為囊橐往往闕疎於巨橐區區捆撫於細  
氓公定不然方勇除於衆弊民亦勞止必能寬之一分  
力量大則志可行名實孚則人自服多行好事正在妙  
年仁者安仁立使蒼生之蘓息相門出相行看華轍之  
飛騰如某其人見迂於世竭來入京兆之幕了不入時  
樣之粧援寡力微滿眼莫為之道地才疎氣直知心惟  
有於老天所幸名勝之可依必出宦譜以忠告道同氣  
合何當陪暇日之游施早報遲僅免作隔年之債

與黃監酒啓

出綸天陞董醴日畿碧油九鼎之重言辟書甚寵良醞  
三升之可戀官况最清展慶滯遲先施倒置恭惟某官  
沉酣周孔糟粕莊騷毓秀九華鍾清淑中和之稟沂源  
雙井得風流蘊藉之深妙三昧於文章露一班於政事  
家傳清白不隨世味之醜酸宦業芬芳賸得名流之膾  
炙惟神臯權酤之利闕大農經賦之須逢鞠車口流涎  
人皆圖於倖得飲醇耐心自醉帥獨念於舊交厥選至

榮其言有味正可品聖清而賢濁不妨笑人醉而我醒  
名下無虛人暫樂清時之日月樽前有此客行班紫漢  
之星辰某之迂踈世所姍笑吟詩無用生涯不直於一  
杯逐祿何求親養已幸於三釜竭來賓幕不入時粧所  
幸名勝之來遂托寅恭之末既見君子則喜敬在下風  
不與執事同心有如白水

通盧司戶啓

出綽宸庭影纓天府玉川春秋之學經世所關珠曹版

籍之司得儒為重幸遲展賀倒置先施恭惟某官敏莫  
能追秀無可揀襟懷浩乎湖海師友萃其家庭經術精  
明早已束三傳於高閣才名超卓方將臥百尺之巍樓  
宦譜愈出而愈竒學力隨試而隨效肯來帝里少試民  
曹未甘俛首於簪裳必欲策勛於朱墨賓興充賦餘子  
盡避於一頭鎖換登名神人將易其隆鼻可大吾府須  
看獨班某之孤寒世所姍笈書生強項不堪受鴈鷺之  
欺直氣填膺正恐犯蠶豺之謗滿眼莫為之道地知心

惟有於老天幸甚納交何以教我既見君子則喜敬在  
下風不與執事同心有如皦日

與黃司法啓

疏榮宸陛司讞帥藩喬木世家久挹清風而起敬紅蓮  
幕府今依綠水以同游展慶幸遲先施倒置恭惟某官  
雲霄闕閱冰雪丰標汪洋萬頃之波淵乎似道呼吸三  
山之秀暢而為文早以徽聲騰於臚仕暮有祖之烈威  
得父之清胡屈英躔來游賓佐有一命者皆知及物素

宦可矜持三尺者尤易活人陰功所係必能援經以斷  
可以使民無寃素熟丹書好下平反之綵筆行膺剡牘  
要須潤色於青氈如某其人何庸於世向嘗吐危言而  
對策以訐見排今復持直道以事人似狂未醒所喜聯  
事而得偉人畧相先後以之官庶可夤緣而託契見似  
鄉人亦喜敬在下風不與執事同心有如皦日

回陳司法啓

仰止德星喜託通家之好暗投明月恍驚橫道之珍陳

誼甚高拜嘉降嘆惟世祿之家鮮由禮為大賢之子難  
其人鳳穴而長鷓鴣蘭畦而生蕭艾相誇紈袴皆淪胥  
富貴之波細數衣冠誰克衍詩書之澤恭惟某官襲芳  
家慶傳派古靈咳唾成文陣馬風檣之敏快精神滿腹  
冰車雪柱之清高考德質業於家庭蜚英騰茂於庠序  
姑自象賢而入仕不過寄徑以進身師元城看條貫之  
言首司法掾佩純仁輕祿食之訓忍離親旁力於翰墨  
以策勦束以冠裳而不住己寡名於鷓版尚點額於



龍門綵衣侍養之餘鐵硯磨研之久黃金榜上便須炫  
美於世科白玉堂中更要增華於國典某聞名惟舊締  
契方新每因得豚犬之遲常見羨麒麟之種士伯同寮  
之好實始自今太邱有子之賢願常過我

回范仁和啓

帝以名流宰於畿甸紫微舊事許令東閣之代綸赤縣  
新除良便南陔之戲綵潔蠲吉積喜徹賀床恭惟某官  
胷貯石渠眼空秦華生四明仙佛之里萃一門師友之

賢學易通神三畫併吞於天上著書擬聖六丁曾下於  
霧中不妨游戲於詞場更到雕蟲之末技橫經留鑰招  
諸生立而誨之董醴神臯笈餘子未知趣耳淋漓薦墨  
慙慙通閨便合留中好設雲屏而隔坐云何補外要追  
塵甑之清規惟是薄俗之鄙談每以作邑為難事縮頭  
退避爭言湯鑊之焦熬好手從容優試霜刃於肯綮力  
量本大名實又孚不惟自見撥煩治劇之才正可力行  
學道愛人之志雙鳧之來葉縣見謂斜飛五鳳之入翰

林行當首擢某之無似世以為迂既不及親何樂一行  
作吏早知有命悔不十年讀書竭來贅幕府之員了不  
入時粧之樣書生彊項不堪受鴈鶩之欺直氣填膺正  
恐犯蠶豺之謗信天任理愒日玩時於門牆無半面之  
知何書翰似同心之素先施是愧有味其言政事文章  
公過以歐陽之長而勉我後先憂樂我敢持文正之美  
以期公行矣納交喜而欲舞

與京教啓

正坐橫經公方見士於芹泮低頭入幕僕來依人之蓮  
池宦游清濁之雖殊官期先後之不遠敬裁鯉素往白  
鱸堂恭惟某官早以文鳴紛其內美曾次貯冰壺之瑤  
璧筆端垂金薤之琳琅學易通神三畫曾吞於天上著  
書擬聖六丁屢下於人間舍選芬芳科名岌業直上宜  
徽階之侍斜飛亦黎閣之遊惟神京學校之崇在天子  
辟雍之側天下攀鱗附翼之士多游其間年來凌清遡  
紫之班皆由此選必得哲匠以主斯文肘後良方不惟

授諸生速化之術心中有印抑將續正學未墜之傳多  
士填然附之先生自此升矣袋之記人物簡注方新  
臺閣之繼諸公經綸可展某辛苦一第間闕十年讀相  
牛之經分甘襍襖圓得鹿之夢誤綴簪裳平生耿耿者  
猶存與時落落乎難合初筮經行於湘水聊爾棲身至  
今悵望於衡雲不堪回首京幕戍期之已迫書生官譜  
之未閑若何免司敗誅所恃有師儒在短才有限豈堪  
飄風草檄之忙暇日游從共和細雨簷花之句

謝浙西王憲薦舉啓

幕府底寮甘守雌甲辰之拙職司薦剡首膺大戊子之  
知士論榮之德念深矣惟今當薦舉之路夫誰無故舊  
之交升潛既殊氣味隨改一貴一賤而情乃見望望去  
之須姦須媚而位可求滔滔皆是在上者徇情而忘義  
為士者屈道以從人未有方持繡斧之新而乃重念緜  
袍之舊必居名下方在選中如某者獨抱古心熟諳世  
味挈來京兆之幕遠引王公之門凡同年而同官多得

時而得位君乘車我戴笠命實不猶子鼓瑟王好竽物  
難苟合寧人不顧恥已自媒此心常質於神明一語不  
謀於妻子敢意雲天之高誼不忘湖海之奇人每與丁  
寧輒相唯諾謂正倫附杜曲之族支派不殊而謝莊從  
康樂之遊歲時已久此吾意氣所許者不待干求而予  
之故澄清之纒方還而破白之章已至在昔文正雅愛  
沂公豈獨以譜系之偶同私相延譽蓋觀其器識之遠  
到預有相期公子援故事以舉行僕自顧菲才之莫稱

茲蓋伏遇某官文得雙巖之正印學障百川之狂瀾駐  
足於萬馬之羣不移定力論事如獨鶻之擊凜有英風  
乘軺察吏而山岳搖懸鏡閱人而涇渭判謂薦賢所以  
報國而行道非以市恩揚清激濁之風聲作興一道登  
明選公之相業根本此時致使妄庸亦叨收錄某敢不  
秉心介石厲行飲冰縱未圖即報於隆知決不敢自叛  
其素學升沉有分安能計遲速於榮途名節自持或可  
附聲光於青史



上鄭樞密啓

擢用儒宗參持樞筦地嚴鰲嶺被三字之恩榮春近鳳  
池跨十年之身到廷紳歆慕公袞增華竊以宥密之司  
安危所寄長貳雖分於四等綱維同主於五符或累年  
濡滯而竟不遷或久任劇煩而後得拜未有春入北扉  
之直冬陞西府之崇雖執政猶吾之股肱廟謨均預然  
惟卿為朕之心腹聖語尤親恭惟某官氣質得於天成  
出處闢於世運溫純爾雅追還姚姒之文章重厚端凝

不作漢唐之人物先皇帝用之而未盡新天子學焉而後臣龍邸策勲光洗咸池之日螭坳記事密依香案之雲翠帷犯風雪以談經青瑣凜冰霜而封勅方大制誥之有屬非老文學其誰為乃以一條冰之銜付之五色雲之手方當多事屢驚夜響之鈴條非比平時卧看日移於磚影發德音若時雨起詔草如流泉作宋一經同風三代久簡知於旒冕就寵畀於樞機得君如此其專報國將何以稱在昔君子任至重則愈憂立人本朝道

不行而為耻矧圖回於初政尤倚仗於近臣聖德方新  
如美玉之未琢事機多壅如積水之不流何嘗罪言人  
不敢言居多避事誰肯任事間有舛政面是之而背違  
豈無正人心忌之而貌敬化嘉橘之種而成枳斂祥鸞  
之翼以為鴟此於元氣以有傷所以外邪之交作一脛  
如要一指如股難與屈伸五大在邊五細在廷莫權輕  
重我既每事之示弱彼亦謂吾之無人惟公憂國之忠  
寘位本兵之地昔中書未有寇忠愍若得為辭今吾國

已相司馬公豈容生事必欲正本最患尚同召不悅周之留而何害為周房能用杜之斷而未嘗忌杜相辨如爭相與如昵和氣不傷見惡必遏見善必揚至公無我一正君而國定四張維而令行訐謨造命於一堂精神折衝於千里機會最易於蹉跌歲時每畏於因循今猶曰五府之合謀有可諉者設或為一相之處內則何以哉某叨出師門喜搖心纛既賀夢符於凝碧更期名在於汗青鄭公勸仁義之行願言加意王褒慶聖賢之遇

因頌獻規蓋出於忠遂忘其僭

回譚巡檢啟

原注習春秋魯進列國傳因中解賭博軍人咆哮事為之從公書擬

蒙師斷治號  
令譚以啟謝

制軍者司馬之法不恭自有常刑禁暴者連帥之威為  
屬惟知從長初無絲粟之力忽辱瓊瑰之投竊謂博奕  
無所用心戲譎反以為虐刀達坐赤族於馬柳慕容卜  
大事於蒲神博銀鎗之營中未幾召釁反鍾離之盧子  
寧有幾人於王法在所不容彼狂卒胡為冒犯牧豬奴

